

鄱州的月夜

程耀恺

天宝十载（751）正月，杜甫陆续写完了《朝献太清宫赋》《朝享太庙赋》《有事于南郊赋》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此三大赋至天宝十三载，方才投延恩甄，并附了一篇《进三大礼赋表》。玄宗或有欣赏意：“使其待制集贤院，命宰相试文章。”或许是好事多磨吧，直到天宝十四载十月，终于封了个河西（今合阳县）县尉，后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，让他这个“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，九龄书大字，有作成一囊”的未来诗人，去管兵甲器仗及门禁锁阴之事，任在乎？羞辱乎？不得而知。是年十一月，渔阳鼙鼓动地来。天宝十五载六月，潼关失守，白居易笔下的“千乘万骑西南行”场景，便在大地上上演。七月，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，改元至德。风云突变中的杜甫，将妻儿安置于鄱州（今陕西富县）的羌村，匆忙投奔新君，以效微力，岂料中途为叛军所捕，押往沦陷后的长安。面对萧索秋风，满城落叶，怎能不对月怀人，于是，这首五律《月夜》，便悄然面世。

今夜鄱州月，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，双照泪痕干。

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的静谧气氛与生活场景，已成明日黄花，长安的月亮，一如既往地高挂天庭，却无可看，也不忍看，所可看者，唯有远隔关河的鄱州之月了吧。“银汉无声转玉盘”，想那鄱州，家人看月，亦有区别，妻子仰首独自看，儿女似懂非懂看，一样心思，几许愁绪。原可共赏之景，原可共发之情，都化作眼前的凄清。

有人说《月夜》这前四句：“入手便摆落现境，纯从对面著笔。蹊径甚别。”这样的评说，可谓别



戏珠 周文静 摄

具慧眼。只不过著笔之处，也不是实写，也还是想像，其笔仍旧在虚与实之间游走。如此摇摇曳曳地进入后四句，则纯然为“豫拟之词”了。

露水打湿了你的云鬟，你是否嗅出淡淡的香气；月光洒在你的玉臂上，你也许感觉到微微的轻寒。这一联在杜诗中，因其香艳，因其淡雅，显得出类拔萃。比仕女画，更为逼真；比小夜曲，更为抒情。

杜甫一生，与发妻举案齐眉，情深意笃，这份亲情，时不时就在他往后的诗文中，浮现，闪烁。当一家人幽居于成都郊外的江村：“老妻画

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。”当听说官兵收复河南河北：“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读书喜若狂。”好在那都是同呼吸共患难，天可怜见，现在是我自陷渭水之南，妻儿却困守陕北高原。

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”现在连家书也不可达，剩下的只有思念，只有期盼，只有把灵绪伸向远方的鄱州：“何时得蒙朝廷之威，扫清海宇，使我克还鄱州，与妻同聚闺中，倚于虚幌之外，中天月色，照得两人，则两人之泪，亦可干矣。”

整个后四句，从香雾，到云鬟，到清辉，到玉臂，到虚幌（薄帷），到泪痕，都不脱一个“月”字，文字与情感，想像与思念，远方与近在，都浸泡在月光雾气之中，既朦胧，又清晰，既寂寞，又体贴，难怪古人以“机轴奇绝”四字来点赞。

鄱州的月夜，没有矫情，一片真诚；没有怨尤，一片寂静。

“诗言志”是传统的中国诗教。志者，当然是志向或志趣：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纯。”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这些都是杜甫的大志。但杜甫并不拘泥于此，他也有别样的志。“何时倚虚幌，双照泪痕干。”是他的小志，也许跟“志”靠不上边的志，一点微不足道的私心，一份无可奈何的愿望而已。然而，一个人的生念，彼此间的生趣，正是发端于这样那样微不足道的私心，与无可奈何的愿望。

生命的意义，应当是平凡、平安地活着，就像鄱州有月亮的夜晚，一家人，纵使身陷战乱，纵使阻隔南北，只要有牵有挂，就好；只要小儿女渐渐懂得忆长安，就好；只要脸上有泪痕，月亮会于不知不觉中，为你我照干，就好。

欲向黄梅问消息

何诚斌

怀宁县高河镇的黄梅路起伏悠长，不直接通往黄梅阁。我下了黄梅桥，穿插到杂树萦绕的林中空地，见七八个老人，竟然不顾这么冷的天，围在一起唱黄梅戏娱乐。拉二胡的男人，大概七十岁左右，羽绒服的拉链敞开，显得精气神十足；其他男人拢着手，一旁看着唱曲的女人，并且嘴巴里小声哼唱着伴唱。唱曲的女人包裹得十分严实，围巾绕到下巴上，看不出多大年纪，听声音也辨别不了年龄大小，因为嗓子好、功底深厚的八十岁老奶奶也能将正旦的声腔唱得如少女般清甜娇柔。

黄梅阁在独秀公园一隅，古典建筑风格，体量不大，独立于土墩之上，与同样独立于另一墩上仿建中共“一大”会址的陈独秀史料馆毗邻，两者相隔数百米，无直路相通，依势赋形的两栋建筑，均面朝西南，缓缓倾斜的坡地尽头是一汪湖水。公园里树影婆娑而人影稀少，我的出现很快被黄梅阁门前的保安发现了，他

注意起我，但没有那种防范警惕的眼神，毕竟公园是向市民开放的场所，他应该知道这一点。只是这么冷的天，少有人光临，我的到来添了人气吧。我绕黄梅阁转了一圈，大门和边门都紧闭，窗户也是关的。我问保安，没有演出吗？保安告诉我，剧团到上海演出去了，平时在这里排练节目，重要文化活动才有演出。我明白，这是现实，平日总不能为了

屈指可数的几个观众演出消耗资源吧？而剧团的人员编制在，黄梅戏艺术传承的责任在，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，地方戏曲文化品牌要唱响，于是剧团和戏班都得走出去，到大城市演出，然后再反哺根须，送戏下乡。

黄梅戏被许多人所喜爱，戏曲之乡的黄梅阁却并不被多少人所周知。黄梅阁的舞台不大，观众席只能容纳两百余人。我立在冷冷静静的黄梅阁门外，想起去年春节两场大型古装黄梅戏《红丝错》和《春江月》，在深圳市福田区容纳五百多人的星空剧场倾情上演，引起轰动。现在，剧团又去了上海？上网查了一下，果然有黄梅戏“火爆”上海的消息。这一回，她们带着移植版《挑山女人》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。我随即想到，由民间戏曲之路通向都市“大舞台”，是此地的历史传统，明代扬州、南京，怀宁家班戏曲“本本出色，脚脚出色，出出出色，句句出色，字字出色”（张岱《陶庵梦忆》），赢得声名。清代徽班进京，怀宁戏曲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宫廷市井均为其所迷。清末民初，怀宁戏曲又在上海引进灯光布景设施打造新型剧场，编演“时装新戏”，引起巨大反响。

今天，我没能走进黄梅阁观一场戏，虽有些遗憾，但不至于失落。我对门前两侧台阶之间的斜面石板上的戏曲浮雕端详良久，男女人物，二胡，琵琶，三弦，笛子，还有一棵迎客松——是“赤松却欲参黄梅”的意思吗？可却少了一样东西，那就是开在雪地中、疏朗横斜写精神的黄梅，要么就是天霁景开时，花瓣上闪动几滴晶莹剔透的水珠的黄梅。或许，浮雕设计者有理由认为，黄梅戏之“黄梅”指什么没被确定，或指黄梅雨，或指黄梅山，或指蜡梅即黄梅花，或指黄熟的梅子，所以无以表达。

“冉冉梢头绿，婷婷花下人。欲传千里信，暗折一枝春。”我喜欢宋代陈师道的这首《黄梅》诗，还有黄庭坚《从人求花》中的两句：“欲向黄梅问消息，背阴合有两三枝。”恰恰我在黄梅阁前，于无声中闻知剧团远赴千上海演出，而此刻我多么想折一枝梅，遥寄过去，插在她们们的化妆间里。

我问保安，这里有黄梅树吗？他说，这周边没有，园子里也许有，你去找吧。我便离开黄梅阁，走向陈独秀史料馆。门牌上“独秀”二字草书相连，若是拿出来单独看，或许半天也认不出是什么字。陈独秀的书法意味显得很特别。新文化运动旗手，个性解放，人格之美，见于字上。陈独秀有《论戏曲》一文，文章结尾如是说：“我很盼望内地各处的戏馆，也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起来，看戏的人都受它的感化，变成了有血性、有知识的好人，方不愧为我所说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哩！”百年后，他的家乡剧团编排新戏数十部，其中大型黄梅戏《独秀山下的女人》获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，而《挑山女人》在打磨的路上，已获安庆市文华奖推选活动优秀剧目。

怀宁人钟爱黄梅由来已久，将它衍生出许多名称，古有黄梅山、黄梅庵，今有黄梅路、黄梅桥、黄梅阁，还有一些店牌、品牌名称，黄梅乃酷寒节令花朵绽放的植物，在商业气息熏染中不失品格。

我边走边打量，心想要是能遇到一株黄梅就好了。终于，一株黄梅跃入眼帘。我还需要到别处去，如那因为“戏曲进校园”而诞生的黄梅戏新苗的学校寻访吗？我发现，独秀公园南北东西的四个门面对的路，似乎都向同一个命题而来，它们分别是育儿路、孔雀路、振宁路、稼先路。我由育儿路入园，出园时选择西门，由稼先路朝南走去。

